

自己的天空

袁瓊瓊

她一下就哭起來了。

良三抿緊了嘴坐著，已經不準備再說了。她看著他，眼淚啪啪流下來，流到頰邊癢癢的。不知怎麼，光留心了那癢。良三不知道是什麼看法，面對著個哭哭啼啼的女人。還有良四跟良七。三個大男人一溜圍著她坐著，看她哭。眼淚搞糊了視線，光看到三個直矗矗的人頭。看不清表情。

「嫂嫂。」是良七叫了一聲，他那個方向的人影動了一下。靜敏垂下頭來，在手袋裡找手帕。她擦眼淚的時候聽到良七又喊了一聲：「嫂嫂。」

她答應：「嗯。」

視線又清楚了。良三跟良四都垂著眼，面無表情。良七年紀輕，還不大把持得住自己，坐在那兒，臉都迸紅了。

靜敏看他，他突地立起來：「什麼嘛！」他說，聲音都變了腔：「還找我幹麼！」

良四拉他：「你坐好。」

良七坐下來了。靜敏看到他眼睛紅紅的，她嫁過來的時候，良七才念小學，一直到上高中，同她這嫂子感情最好。現在好像也只有他同情她。她心一酸，眼淚又下來了。

良三慢慢的說話：「前頭不是講好了嗎？叫妳不要哭。」他停了一下，仍然是上對下的口吻：「這又不是家裡。」

靜敏抹眼淚。

良四的角色是調劑雙方的氣氛的。他當下應話：「嫂嫂，不要哭，三哥又沒說不要你。」

良三說：「是呀！」他一點也不慚愧：「只是暫時這樣。現在她鬧得厲害，騙騙她。」她是指那舞女。

他說那個女人的時候，嘴角悄悄的迸了朵笑，只有一剎那。靜敏看得很清楚，不懂他怎麼這樣寡情，總算是夫妻七年。他現在或者是種控制住局面的得意吧！別的男人有外遇，總弄得雞飛狗跳的，只有他，一切安排得好好的。完全拿她不當回事。現在還要她把房子讓給那個女人，而且算定了她會聽話。

良四說：「三哥給你租的那房子，雖然小些，是套房，什麼都齊全的。」

良三說：「住起來很舒服的。」他皺著眉，不是苦惱，是種嚴峻，決定性的表情：「我每個禮拜都會去看你。」

沈默。靜敏拿面紙擦眼淚，極輕的沙沙的聲音，還有她自己吸鼻子，一吸一吸，氣息長長的，像害了病。

良七抱著手膀，很陰沈的盯著她，好像突然成了她的敵人。良四一向是家裡最滑溜的，這時候臉上是適當的凝重表情。良三則呆著臉，好像要睡著了。他難得有這樣和氣的表情，或者他也有良心的，也在這件事上頭感到一點點不忍。

靜敏終於說話了：「為什麼？」

三個人都看著她，靜敏又不說了——她垂下頭來整理一下思緒，有點驚奇的發現自己沒想到什麼。

這也算是女人一生的大事。男人有了外遇，現在要跟自已分居。可是她想不出一些別的什麼來，連哭都不大想。為什麼剛才會哭，也許只能歸因於她一向愛哭。也許她給嚇倒了，想不到自己生活裡會出這種事。也許她覺得不高興，這種事應當在家裡講。結果把她帶到這裡來，四個人圍個大圓桌子，

就像馬上要開飯。他們兄弟圍著圓桌的那邊，這裡只有她一人坐著，好像她跟他們全不相干。

她應當有點合適的想法才對，比如指斥一下良三的忘恩負義，「我做錯了什麼，你要對我這樣。」電視上演過很多。至少也該一下暈死過去。可是她光是健康的不痛不癢的坐著，手在桌子底下絞手帕，絞得硬硬的再轉鬆回來。她看到地毯上讓煙燙了一個洞，那是深紅底黑紋的地毯，不仔細還不大看得出來。她又拿手帕擦了一下臉，估計現在臉上是沒有樣子了，恐怕鼻子都肥了起來。她忽然很慚愧。要分手的時候，讓他看到自己這樣醜。

良三說：「她六月就要生了，需要大一點的房子。」

靜敏灰心起來。她應聲：「哦。」一談到孩子，她就覺得灰心乏味，她跟良三沒有孩子，可是她不知道他是這麼想孩子的，他從來也不說什麼。她忽然又想哭了，又開始亂七八糟掉淚，男人們安靜著。她分明的見著了眼淚落在裙子上，眼淚聲音好像很大，真是啪答啪答落雨一般。

雅室的門呀地推開，服務生現在才進來，也是這家生意太好。靜敏垂首坐著。良三說：「還是吃點什麼吧！這店子是出名的。」

他靜靜的翻菜單，平穩的徵求其他人的意見：「來道蝦球好嗎？」

服務生刷刷的記在單子上。

良四說：「來點清淡的，三哥，你這是不成的，小心血壓高。」

「這是這兒出名的菜，你懂不懂？」

良三點了四菜一湯。

服務生離開。靜敏垂頭說：「我想上洗手間。」

良三說：「去吧！」

靜敏離座，唏唏嗦嗦在皮包翻東西，終於決定連皮包一起帶去。那三個男人寧靜有禮的坐著。良四甚至做了個微笑。

靜敏合上門。隔著門是那一家三個男人，叫她妻子叫她嫂子的，可是這下她是給關在門外了，她一下有點茫然，忘了自己要做什麼。她發了一會兒呆。聞到飯館廚房飄過來的香氣，熱鬧鬧的。她沿著通道走，通道底是廚房，看到廚師的白帽子白圍裙和不鏽鋼廚具。轉過彎來是餐廳，隔著許多張桌子椅子和人群，自動門就在那兒。自動門是咖啡色，映出來的外面像是夜晚。靜敏看著，很想走出去，人聲嗡嗡的。但是走出去又怎樣呢？她覺得有點心煩，結婚七年來一直依賴著良三，她連單獨出門都沒有過，這地方還不知是那裡。而且她還沒帶什麼錢，因為總跟著良三。現在是給他帶到這裡來講這些事。相信他，他就把人不當回事。

她又氣自己不爭氣，怎麼連錢也不帶呢？她沒辦法的事多著，向來出門是良三把車子開來開去，她懷疑自己就算坐了計程車，能不能把地方指點給司機聽，總之是無能，不怪人家要來甩張舊報紙樣的甩掉自己。

她只好去洗手間。在鏡子裡看到自己果真是花容凌亂。她洗了臉，對著鏡子描妝。眼睛哭了一陣，倒是清清亮亮的。她注意鏡子裡的自己，覺得過於精神了，不像是剛受到打擊的女人。可是為什麼要把這件事當做是打擊呢？她覺得自己並沒那麼愛良三。他們的婚姻是媒人撮合的，是很平靜不費力的婚姻。或許良三對那女人的感情還深些，他一說起那女人，有很特殊的表情。

可是她剛才哭那麼多，良三恐怕要以為她崩潰了。他全部的心思只想到要震懾她安撫她，不願她糾纏不放以致失態。他可不知道她根本不在乎。她一直哭，因為怕。而且想到自己要三十歲了，突然變成被遺棄的女人。早幾年的話她還年輕些。年輕時被遺棄比較上有什麼好處，她一時也想不清楚。不過一切事年輕時總要好。她開始有一點點恨良三，彷彿正暖暖的泡在熱水池裡，良三過來澆人一頭冷水。過後她開始細細的打扮，為良三，她一直是為良三打扮的。又把眼線擦掉了，也是為良三，顯得太容光煥發，良三也許要難過的。他一直認為他在靜敏心裡頭有分量。

回到房間裡，三個人已經在吃了。良三抬頭瞄她一眼，說：「吃一點吧！」

這又是很家常的感覺，一家人坐著吃。良七完全不看她，靜敏不知怎麼，感覺到他那強烈的羞愧感覺，彷彿席上眾人，光他一個做錯了事，她知道良七同情她。良四也許也同情，可是他沒那麼強烈的道德感，他很挑剔的夾了塊荷葉蒸肉，小心的用筷子把荷葉翻開來。良三一吃起東西來總是心情很好。他慢慢的談是如何發現這館子的。像尋常一般指點著菜對靜敏說：「靜敏，你研究一下這道菜，人家做的是真好。」

良四問：「她這方面不大成吧？」他不看靜敏，不是說她。「她那種出身。」

良三略微遺憾了：「就是呀！」

靜敏默默坐著，有些難過，當著她，就這樣談起那個女人來了。

良三像要安撫她：「靜敏的菜做得好，那是難得的。」

他賞她也許就這一樣，良三非常講究口腹的。事實是他們家的男人全是。想到良三那個女人是不會燒菜的，靜敏一下子同情他了，不知怎麼，一下看他是別的男人，同情他妻子不好，忘了他是自己丈夫。靜敏說：「以後你吃不到了。」

良三停下筷子看她：「什麼？」

「我的菜呀！」靜敏漫漫應道。她忽然有種鬆懈的感覺：「我不想分居。」

良三頭一下抬正了起來，彷彿有點變了臉：「剛才不是說好了嗎？」

「我們離婚吧！」

靜敏也覺著了一點得意，那是那三個人一下全抬了臉，都看著她的時候。雖然表情不一樣，而且良七瘦，良三是個圓臉，可是他們家男人長得真像。

靜敏是這樣子離了婚，說出來人總罵她：「那有那麼笨的。」

劉汾也罵她：「哪有你那麼笨的，你跟人說那麼清楚幹什麼，誰也不會同情你。」

劉汾比她還小兩歲，也離了婚。她的婚姻是另一種，念高中時候懷了孩子，迫不得已結婚，婚後過不慣，就離了。滿二十歲以前，女人這輩子的大事全經過了。現在孩子養在娘家。她保持得好，看不出來生過孩子，跟前夫還常有來往，她說：「不要他做丈夫，我就覺得這個人真是可愛。」

分手的時候，良三給了點錢，就拿這點錢開了家工藝材料行。店子小，沒有用人，平常忙不過，劉汾會幫著招呼一下，她在對面開洋裁店。閒的時候愛過來聊天，兩個人一塊坐在店面前的臺階上，像小學生。巷口有風送過來，下午，涼涼的。

劉汾慣是一屁股坐下去，兩腳一岔，天熱了她穿短褲，就手「啪」打了靜敏一下：「你怎麼這樣秀氣，我以為哪兒來的大小姐。」

靜敏是抱著膝蓋，腳縮到裡面的坐法。拘束慣了，一下子敞開不來。

劉汾心不大在，邊看巷口，她兒子快放學了，念小學四年級，已經好大的個子。劉汾呱呱講著報上登的崔苔菁的新聞：「離了婚怎麼還那麼恨他。我跟小丙一離婚我就不恨他了，嘴也不吵了，架也不打了。」小丙只大她一歲，夫妻倆火氣都大。到現在都不算是夫妻了，小丙來過夜的晚上，他們樓上有時候還一樣乒乓亂響，隔天垃圾桶裡儘是砸壞的東西碎片。「小丙今天來。」她漫漫的說，心裡有事。

「是呀！」靜敏應她：「最近你們是不大吵了。」

「咦。」劉汾驚詫：「那算什麼吵架，你不知道我們從前，簡直像我是男的，跟我打咧！」她下結論：「小丙現在成熟多了。」

巷口有人進來，劉汾眼尖，看出來了：「喂，謝小弟又來了。」

她是用調笑的心理喊良七「謝小弟」。坐在臺階上懶懶的拉嗓子喊：「嗨，謝——小——弟。」

良七臉僵僵的過來，劉汾不管，拉她坐臺階上：「喂，好久沒來了。」

良七先越過劉汾跟她打招呼：「靜敏姊。」

忘了他是什麼開始改口叫靜敏姊的。靜敏應：「我拿杯冰水給你。」

端兩杯冰水出來。靜敏留心到良七的背影，他很明顯的瘦了，襯衫裡空盪盪的。

坐下來就問：「怎麼瘦了好多？」

劉汾代他答：「他考試，熬夜。」

她喝光冰水，回自己店裡去了。

靜敏跟良七一塊坐在臺階上，中間是劉汾離去那塊空白。風吹著，有奇怪的感覺。彷彿坐得很近，又有距離。

良七常來看她。謝家的人唯有他一人過不去，總是心事很重的，講起話像跟自己生氣：「要滿月了。」

良三那兒生了個女兒。良七垂頭看自己鞋子：「三哥本來是想兒子。」

「哦。」靜敏柔和的回答：「男人都這樣。」

良七要抗議：「我不會。」他說著把臉轉過去。

「你還早吧！」靜敏笑他。臉對著良七的後腦，他頭髮老長，厚厚雜雜的一大綹。她說著手就伸過去，拉良七的髮尾：「頭髮好長哦。」

良七吃了一驚，胡亂應道：「誰給我剪！」

「我給你剪好不好？我手藝不錯啦！」她是雜誌上看來的，真正動過手的只有劉汾跟她自己。她把腦袋轉給良七看：「你看看我的頭，我自己剪的。」

轉過臉來時，良七正凝定的看她，憋住什麼的神氣，眼睛裡汪汪亮亮的，靜敏情不自禁的愛嬌起來，她偏臉問：「好不好嘛！」說完了自己先詫起來，良七向來是自己的小叔，看著他長大的，可是那一下，他光是個男人。

她仔細的找了張床單把良七渾身圍起來，怕他熱，拿風扇對著吹。先用噴壺把頭髮噴濕，頭髮濕透了貼著腦門，頭一下子小了許多。良七乖乘坐著，渾身包起來、光剩個腦袋任她擺布。靜敏先用夾子夾頭髮，跟良七說：「像個女生。」她垂眼笑著，良七翻著眼向上看她，頭不敢動。

她說：「你記不記得小時候我老給你洗頭呢！」

良七說是。不知為什麼要答的這樣正式。靜敏光是想笑，以前接觸良七時，他還是橫頭橫腦的小男孩。現在他真是大了。大半期末考忙的，連鬍子也沒刮，黑色那麼明顯的小樁樁。年輕男孩的皮肉潤潤的，給人好乾淨的感覺。良七抿嘴坐著，這孩子慣愛擺這種臉。

剪下來的頭髮有煙味。靜敏嗔：「多久沒洗頭啦！」

良七說：「沒人給我洗嘛！」

「你的手呢！」

「被你包起來了。」他的手在白被單下頭動了動。

靜了半晌，靜敏說：「反正我不給你洗哦。」又說：「懶。」

是放學的時辰，巷口漸漸有學生進來。有學生來買線，女孩子一群巴著櫃檯前，靜敏去招呼。她這店子的生意總這樣，一來一大群。女孩們有跟她熟的，咕咕猛笑：「老闆娘，你會剪頭髮啊！」良七楞頭楞腦坐在櫃檯裡，頭上還夾著夾子，他閉了眼，像生氣，怕是真窘了。靜敏喚：「良七，你去坐裡面。」裡面是她自己住的，良七到後面去，她跟人解釋：「我小弟。」又跟另一個女孩講：「我小弟啦！」其實人家沒注意她的話。她教了幾個人針法。把顏色和花邊本子攤出來給人看。忙了半天才對付完。一忙完就進裡面去，店堂與內室只拿簾子擋著。她掀簾子進去，喚：「良七。」

良七已經把被單解下來了，坐在床上翻電視週刊看。簾子從背後嘩啦垂下來，是她自己編的木珠簾子。世界在外面，可以看見，是零零碎碎的。

房子裡單擱了一張梳妝台，一張單人床，一張椅子，角落擱著材料和紙箱。良七坐在裡面。她忽然覺得房子小了。她有些拘束，背貼著簾子站著：「良七，你生氣啦？」「沒有。」良七把書放下：「靜敏姊，你變了，變得比較能幹。」他把手一擺，突然帶點淘氣：「不是說你以前不能幹哦。」

「來剪吧！」

現在就把良七推到妝鏡前，剪了半天，她發現良七光在鏡子裡看自己。遂停了手問：「怎麼啦！」

「什麼怎麼啦！」

「你一直看我。」她把臉板起來，做潑辣狀。良七是她看著長大的，她不怕他。

良七說：「那不然我看誰？」

「看你自己呀！」

良七又答是，兩人是撐不住的要笑。靜敏小心的問：「有沒有女朋友呀！」

「還沒有。」他連笑都抿緊嘴，顯得孩子氣的厲害，靜敏在鏡子裡望他，突然有點心亂。良七那清楚的五官，也許是照在鏡子裡，異常的明亮，他的下巴是狹狹削過來的，極平滑的輪線，很漂亮。手底下他的頭髮一搭搭，全是濕的，絲絨似的黑亮。她覺得自己沒法控制似的，要癱良七的身上了，她的頭沉了沉，良七的氣味泛上來，是煙燥帶了汗臭，全很淡。她這裡簡直就沒男人來過。

靜敏怕自己。

她說：「我看看外面。」掀了簾子出去。

良七跟了她出來，他把被單又解了，頭上還是夾子。靜敏想笑。又掀簾子進去。良七又跟進來。

他忽然就說了：「靜敏姊，我喜歡你。」

他自己抵著門簾站著，世界讓他擋著了。那麼滑稽、濕的，沒剪完的頭髮，夾子是灰白色，像頭上棲著大飛蛾。他也害怕，說完了抿緊嘴站著，也是個大人，卻一下子瘦寒得厲害，讓人想摟著在懷裡哄。

他也許這件事想過許久了，說出來像繃緊的弦突然鬆開。臉上不笑，神色像定了心。

兩個人都不知該怎麼辦，只是站著。最後是靜敏講：「過來剪吧！」良七過來安坐在鏡子前。

她開始哭。這一點大概一生都不會變。良七要站起來，她按他坐下。一邊眼淚滴答掉著，落在他頭髮上。她一邊剪一邊抹著淚。良七發急道：「靜敏姊，我，對不起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就是愛哭。」

良七給嚇著了。靜敏覺到自己可怕，又不是很兇猛的哭法，光是無聲的，一下子眼裡蘊了淚水，像日子過得多幽怨。其實不是，離了良三，她覺得自己過的挺好，男人也不是頂重要的。她一鬧情緒總要哭，看書報電視電影，總哭得好傷心。她自己想著又笑了。良七在鏡子裡看她，放了心，害羞的回了個笑。

靜敏說：「我就是愛哭，跟你沒關係。」

她仔細的剪他的頭髮。她有點喜歡良七，可是沒有喜歡到那程度，他還是小，看他那放了心的樣子。她氣自己，離婚還不到一年，聽到男人說喜歡自己，居然還哭了呢！

「良七，你亂來。」靜敏說。覺得口吻不大正派，於是拿剪子敲了他一下頭：「我是你三嫂！」

剪好頭髮，她幫他洗頭，窄窄的洗澡間，兩人擠在一塊，良七彎了腰，頭髮浸在洗臉池裡。靜敏左手越過去夾著他腦袋。這麼親近的一個男人，像弟弟、愛人、像兒子。

流水嘩嘩，涼涼滑動的水，流過她手指間，她手指間是他一條一條的髮，黑色小蛇般蜷在手背上，浸在水裡的髮漂開來，絲絲絡絡，非常整齊美麗。她也許一輩子記得這些。下午，室外沒有人聲。老風扇在前面店堂裡轉，轟轟過來，又轟轟過去。浴室裡是房子本身的舊，帶著腥腥的腐味，上面浮著洗髮精的草香。良七本身的汗濁氣。他低著頭；給水澆濕了，觸得到的部分全是涼的。他很乖，安靜著，可是好大聲的吸著氣，她曉得他在憋著，她自己也憋著，小心的屏息著，一次只呼吸一點點，可是憋不住的時候就又幽又長的冒出來，像歎息。兩個人緊張的貼擠在一塊，良七大聲喘著氣，好像曖昧了，可是沒有。

這以後她就不大能安定。總是心惶惶的。把店頂了出去。開始給保險公司跑外務，只有這個工

作好找。

每天夾了大包包，見人笑臉先堆起來。她都不相信自己會幹這個。她也並不是能說會道。可是長了張誠實的臉。拉保險時並不跟人強推強銷，只是坐著，資料全攤出來，老老實實念相關的部分。人說什麼，她都光是答應：「是的。」緩緩的，拉長音調講。讓人覺得她有話說，不敢講。客戶很難避免這種憐恤的心情，如果拒絕了她，總過陣子又打電話來。她業績很好，開始往上爬，做到了主任。

她現在黑了，也瘦了。穿著牛仔褲，因為方便。變得比較不那麼拘謹。眼睛亮亮的，也會坐著時把腿擱得老高。她的笑容是熱誠明亮，老實不帶心機，讓人見了戒心先去一半。

跑保險時碰到了屈少節，兩人不久就住在一塊，這次是她了，她是那另一個女人。她知道他結了婚，可是她喜歡他那副倔倔的樣子。四十來歲，給寵壞了的男人，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要怎麼生活。他在家貿易公司做經理，靜敏闖進去。那是間發亮的辦公室，全是玻璃、不鏽鋼、壓克力、塑膠、鋁與鐵。秩序而明亮。屈少節坐在桌子後頭，乾淨的臉、頭髮，西裝筆挺。他根本不耐煩她，臉繃著，倔倔的。他保過險了。他不需要保那麼多的險。他不願意談這些事。對不起，他還有業務要處理。

他維持了禮貌，送靜敏到門口。他身上甚至噴了香水，是青橄欖的味道。

靜敏決定自己要他。那時候她三十三歲，在社會上歷練了四年，開始變成個有把握的女人。除了她自身的修飾裝扮，她學會運用人，懂得什麼人要怎麼應付，懂得什麼話會產生效果，她心思細密，肯靜靜聽人說話，結果學到了體會別人的感情波動，能窺測別人的想法。

她明白屈少節是什麼樣的人。

她第二次去，打扮得極女氣，薄紗的衣裳，頭髮貼著腦門。她只佔了他十分鐘，並不談保險。

後來她經常去，坐的時候長了。有時候一塊去吃飯。她那時整個愛上他了，突然全無腦筋，什麼也不考慮，就光想見到他。她的把握全失去了，她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輕飄飄的到了他辦公室。她端莊坐著，腿縮在椅子下。盯著他，整個人流麗。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她滿得像裝實了的水瓶，一碰就要溢出來。只除了他，他那頂好看的濃黑眉毛，倔倔的蹙起來，他是個煩惱的人。見面總把眉一抬：「又來拉保險？」

靜敏自己受不住了。她發現自己當真戀愛起來，反倒怕了，她擔不起這樣認真。她愛他愛到覺得自己全身洞明，在他面前，她靈敏得像含羞草，一點點動靜她都縮起來。都這麼大了，玩這些不是太老了麼？她停止去看他。彷彿把他全忘了，但是不能死心。她終於又去了，決心把這件事澄清下來，她就連他對自己什麼想法都不知道。

屈少節還是老樣子，像這麼久的時間，他釘死一樣坐在辦公桌後，一步也沒離開過。他抬頭，濃黑眉毛一跳一跳：「又來拉保險？」

他連詞也不改。靜敏又哭了。

她終於拉到了保險。不久他們就同居在一起。

這麼多的事，講給劉汾聽，好像又很簡單，三兩句就交代了：「我要他保險，他老不保呢！我天天去纏他。」手上抱的是劉汾新生的兒子，又胖又重，贅得手痠，她換個手抱。劉汾接過去：「我來吧！」

她問：「後來呢！」

靜敏說：「後來我們就熟了，他也保了險啦！」

劉汾看著她，下斷語：「我看你現在過的很好。」她解釋：「你看上去很漂亮。」

「哦。」靜敏失笑。

劉汾又跟小丙結了婚。兩人在市區裡開了餐館。劉汾現下是坐鎮櫃臺的老闆娘，發了福，坐在櫃臺裡，白白胖胖像剛出籠的饅頭。她把小孩放在櫃臺上，給他抹口水。

靜敏逗著他：「我們別的不不要，光要吃這個小豬哦！」啃那孩子：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」

有客人進門，服務生招呼不來，老闆娘親自下海，劉汾嚷嚷：「坐這裡——要點什麼。」

這孩子下地就認了靜敏做乾媽，熟得很，孩子給逗得直笑。靜敏懷疑自己是不是不能生。或者是年紀到了，她極想要個孩子，少節的孩子。

劉汾過來拍她背：「靜敏，那桌客人問起你。」

「哪一桌？」這是常事，她本來見過的人多，跑保險跑的。

「我帶你去。」靜敏笑瞇瞇的，抱著孩子，一張張桌子擠過去。那桌子坐了對夫妻，帶兩個孩子。那位太太老遠就盯著她看，很謹慎的。那男人給孩子擦手，偏著臉，直到靜敏走近了……才抬起頭來。

是良三。

靜敏喊：「是良三。」確實有點驚喜。雙方都各自介紹過。劉汾把孩子抱走。靜敏熱烈的又說：「好久不見了。」

是這麼多年的閱歷練出了她這種見面招呼，良三詫了一下，帶了笑，也一樣客氣的：「你變了很多。」兩個人這時候是沒有過去的。良三也像初識的人，靜敏覺得忘了許多事了，良三過去不是這樣，可是她記不起良三從前的樣子。

她扶著椅背站著。他們一家四口正好佔了桌面四周的椅子，毫沒有讓坐的意思，靜敏於是老實不客氣的挨著那個大女孩坐下來。這也是過去的靜敏沒有的舉措。她看到良三那奇怪的表情。良三又說一遍：

「你變了很多。」

「人總是要變的。」靜敏笑。她現在怪異的感覺到出現了兩個自己。她很少想到過去的自己是什麼樣子。但是守著良三，從前的自己就出來了，她忽然強烈的感到了現在的自己和過去的自己許多差異。

她笑，托著臉，懶散的。知道自己使那個女人不安：「良三，你也變了。」

「沒有。」良三連忙否認。

「胖了。」

「沒有。」還是否認。良三突然老實得有點可憐。

兩人談了些近況，良三出國了，小妹嫁了。靜敏為了面子，謊稱自己結了婚。良三睜直了眼問：「那是你兒子？」

他是指劉汾的小孩。

靜敏半真半假的：「是啊！」

良三突然衰頹了，掙扎半天，他遺憾的說：「想不到你也能生兒子。」

桌面上另外三個女人，良三的妻和良三的女兒，她們安靜的發著呆。靜敏很了解做良三的妻子是什麼滋味。她帶點憐恤的看那女人。穿素色洋裝，非常安靜溫順。她認識良三時是舞廳裡最紅的，現在也還看得出人是漂亮，可是她有點灰撲撲的。

那就像那個女人代替靜敏在良三身邊活下去，灰暗、溫靜、安分守己。或許她也很快樂，靜敏從前也不是活得不好。因為那個女人，她現在在過另一種生活。她覺得自己現在比過去好。她主動跟良三妻子微笑，善意，可是管不住自己想胡調一下。她問：「良三晚上睡覺還不愛刷牙嗎？」

良三夫妻都變了臉。良三笑：「呵呵。」那女人氣了。她也許不像表面那麼溫馴。她這下又是她自己了，不是另一個靜敏，她也沒有要哭的意思。或許回去她會跟良三吵鬧。

靜敏回到劉汾這兒。她特為叫廚房炒一盤敬菜給良三夫婦，向廚房走，從廚房飄來白色的熱氣，廚師的白衣，亮晃晃的餐具，在許多年前也有這麼個印象，為什麼飯館的廚房都是一個樣子。

可是她現在不同了，她現在是個自主、有把握的女人。